



每年到了腊月,气温会逐渐下降,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不过,人们总会把这冰天雪地的天气与春节连在一起,我们的文化基因会在寒冬里准时苏醒,于是,寒冷中让人感到丝丝暖意。当凛冽的北风和随意飘下的雪花带来春节将至的讯息时,千家万户开始挂起大红灯笼,贴上窗花、春联,摆上丰盛的饭菜,迎接这个喜庆的日子。

春节像一坛陈年酒,初尝有些辛辣,细品才是时光的回甘。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过年,我没有了儿时那样的兴奋和激动;对于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也少了年轻时的欲望。然而对于春节的到来,依然如渴望见到老友一样翘首以盼。如果说儿时过年是在期盼那一桌丰盛的菜肴,而如今则是希冀围在桌边的亲人团聚。物质生活的提升,慢慢改变了过去的“年味”;快节奏的生活,也冲淡了那时过年的仪式感,但始终不曾改变的,是留在心灵深处的那份期盼和眷恋。

“盼”是年味中最醇厚的一部分,它让每个寻常的日子都指向那个被期待的节日,成为一段被拉长的时光旅程。腊月里,随着春节脚步的临近,小区里的邻居们匆忙碌起来。我和老伴儿也不例外,在家里擦玻璃、洗被单、给小外孙包好厚厚的红包……每天我都在翻日历,用笔在除夕那一天做了标记,心中遥望已站在不远处的春节。

走进农贸市场,发现这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穿行在拥挤的人群中,少了往日的焦躁与不安,多了几分烟火气的亲切感。人们手里拎着年货,脸上挂着舒心的笑容。摊位上的蔬菜、水果、肉类和水产品也比往日多了不少,摊贩热情地吆喝着,大声地叫卖,冻红的手不停地忙碌着,似乎忘记了寒冷。卖吊钱、窗花、春联的摊位前挤满了顾客,那地道的“中国红”铺天盖地,不仅烘托出节日的氛围,也让人心里感到暖暖的。

我想起儿时过年的情景。那时盼望过年的心情,像悄悄燃起的一簇火苗,随着日子的临近火苗会越来越旺,让人心中暖烘烘、亮堂堂的。进了腊月,我常常趴在窗台上,向外望着,心里一天天数着日子,对于那个可以穿新衣、吃红烧肉、贴窗花的节日望眼欲穿。

儿时的春节,我热切期盼着一身新衣服。那是一个使用各种票证的年代,买布料需要布票。为了在春节时让我们都能穿上新衣服,母亲将平时节省下来的布票集中在年前使用。腊月里,我会追着问忙碌的母亲:“新衣服什么时候能够做好?”母亲说:“放心吧,过年准能让你穿上。”母亲没有学过裁剪缝纫,可她有一双灵巧的手。几天后,一块新布料在母亲手里奇迹般地变成一件合体的衣服,我穿上它,在镜子前照了许久,就是不肯脱下来。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这一天像是春节的“前奏曲”,那个众人盼望的日子进入倒计时,年味一下子浓了起来。这一天,人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记得那时每到“小年”这天,父亲总要早早起来,带领全家开始扫房。他说:“一年了,屋子里犄角旮旯有许多灰尘,要清除掉,干干净净迎新年。”我们把新笤帚绑在竹竿上,扫去屋顶和墙上的灰尘,用抹布擦掉家具上的尘土。擦玻璃是细活儿,要擦上几遍才能看

蝶变新生的城市空间(四)



海河之畔有这样一片土地,它曾经机器轰鸣、纱线飞舞——这就是始建于1921年的天津第三棉纺织厂(前身为裕大纱厂和宝成纱厂,以下简称“棉三”),见证了我国近代工业起步与繁荣的百年历程。那时的棉三,不仅生产着白花花纱线的,也织就了中国工业文明的雏形。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曾是其股东,这里率先推行国内纺织业“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工人们心中令人自豪的“现代工厂”。它记录着天津纺织业的黄金年代,也映照出一座城市的荣光。然而,随着产业转型和城市扩大,这座曾经辉煌的工厂逐渐沉寂。车间停工、厂房空置,锈迹斑斑的机器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过往荣耀的时光。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产业的调整,曾经的天津“六大纱厂”,大多已在城市化浪潮中消失或转型,唯有棉三“顽强”地留在原地。十多年前,棉三面临命运的转折。因建筑破败、功能丧失,棉三被列入二次开发名单,但天津的城市规划者们没有让这段

这树有些不太像树,称呼为树有些勉强。但它却有一个蛮好的名字,叫石楠,准确说是红叶石楠,红叶两字省不得,石楠与红叶石楠还不是一个种类。

红叶石楠这名字从何而来?苏轼有诗曰:“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意思是,崖石上既生翠竹,也生石楠吧。乱石堆里,石楠可生,道出了红叶石楠的品性:不择地,肥沃土固好,贫瘠地亦佳。貌似我们贫寒子弟,去到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城市,可以活下来,来到山寒水瘦草密林深的乡间,也可以“中和堂后石楠树,与君对床听夜雨”。我认知中的红叶石楠,高档至城里公园与贵胄华堂,低档至农家小院与山野泽畔,都可看到其红颜绿影,或独立苍莽,或接天连绿。

出得了华堂,进得了农房,红叶石楠惹人爱者,是其叶作花。论写实红叶石楠,白居易其诗

到效果。当门窗上的玻璃能够照见人影,我心里也一下子透亮了许多。经过一天的忙碌,屋里已焕然一新,干净又温馨。

俗话说:“二十三,糖瓜粘。”按照民间习俗,“小年”这一天是祭灶的日子。城市里生活的人家大多没有灶台,但是也要祭拜灶王的。一向虔诚的母亲再忙也要放下手里的活儿,用麦芽糖和芝麻做成灶糖,而后摆在碟子里,放进小厨房。其实,祭灶的程序并不复杂,但母亲做起来非常认真。祭灶后,母亲会把灶糖拿出来让我们品尝。这糖的味道真香,酥而不腻。不知灶王上天是否为我们说了好话,但这灶糖的甜味一直留在味觉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随着春节的临近,家家户户开始忙着贴春联、窗花、吊钱、福字和年画等。每年这个时节我和家人都会到娘娘宫(今古文化街天后宫)这里,虽然天气冷,但是来买东西的人络绎不绝,好不热闹。供顾客挑选的吊钱、窗花、年画等商品琳琅满目。买完回家后,我先打开年画,在屋里迎面的墙上,把母亲最喜欢的杨柳青年画“莲年有鱼”贴在醒目位置上,接着把自己用心挑选的剪纸贴在门上。春联是上过私塾的父亲自己写的,我将其贴在门两侧,又贴上吊钱。平日里朴素的家门,经过一番“精心打扮”后分外醒目,一股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春节被称为“百节之首”,而除夕是一年中辞旧迎新的重要时刻。一年365天中,人们最期盼的就是这一天,远隔千山万水的游子,再忙也会在这个时候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春节的临近,往往也是春运的开始,人们拎着行李带着孩子,回到思念的故乡。每到此时,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人头攒动,庞大的人流如同涌动的春潮。而铁路和高速公路上,高铁列车和汽车在疾驰,载着归心似箭的游子奔向故乡。

想起年轻时春节回家探亲的经历。那时我在部队当兵,有一年临近春节的时候,准备请假回家过年。从年初到年末,盼望春节整整一年了,见到身边的战友陆续回家探亲,我的心也长了草。部队离家一千多里路,现在坐上高铁,可以朝发夕至,可那时坐绿皮火车回家需要两天一夜,中途还要倒几次车。火车在大山深处穿行,放缓的车速仿佛拉大了大山与外面的距离,也拉长了我的思念和回乡的路。经过一天一夜的行驶,列车才到京广线上的火车站,我换乘北去列车,车厢里的烟味、酒味还有许多说不清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弥漫成浓浓的乡愁。经过几十个小时长途跋涉,我终于踩着岁末的鼓点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当期待变为现实,好梦成真的时候,旅途的劳累与艰辛,早已被喜悦的泪水洗得干干净净,我张开双臂拥抱着亲人和盼望许久的春节,体验着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幸福。

我常想,忙碌的生活有时需要停顿下来,需要一些闪闪发光的时刻照亮普普通通的日子。盼望春节,是一年一度对生命来处的深情回望,也是在熟悉的乡音和味道里重新确认“我是谁”。多年来,我在对春节的期待中一点点长大,一点点走向成熟,至今我仍然盼望那个充满喜庆祥和的节日。也许,人生有了这样的期盼,生命就不会老去,虽然已是两鬓斑白,我依然会在腊月里企盼春节的到来。

张景云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是1917年9月,周恩来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赴日留学前夕与好友告别时所作的一首诗。全诗气势豪迈,感情激越,表达了青年周恩来力图突破困境的凌云壮志和献身报国的英雄气概。

天津是周恩来曾经学习和战斗过的地方。他在天津度过了勤奋学习的学生时代,开始了探求真理的革命生涯,领导了出生入死的艰苦斗争,为天津革命斗争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天津人民崇敬周总理,怀念周总理,改革开放后在天津发行品种最多的历史名人纪念章就是周恩来题材纪念章。

从我搜集到的天津发行的十余种周恩来题材纪念章看,它们主要出自两座纪念馆:早期出自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后来更多的则出自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坐落在南开中学校园内。南开中学曾名私立南开学校,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发源地,1904年由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张伯苓创立,初时校舍设在严宅,1907年迁入新校址,因地处天津老城城南面开洼地,故名南开。1919年,南开大学(时称南开学校大学部)在校园南部成立,后于1923年迁至八里台校址。1996年,南开中学所在南开学校旧址被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开学校旧址最具特色的早期建筑,也是第一座建筑物东楼(现称伯苓楼),坐落在校园东部,建于1906年。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期间,曾在此楼上课并开展社会活动。1978年3月5日,周恩来诞辰80周年纪念日当天,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在东楼成立,馆名由叶剑英题写。纪念馆共两层,基本陈列为“周恩来青年时代业绩”,复原陈列有东四讲室和理化讲室。开馆时展出各种文物资料、照片、美术作品、图表、模型150余件。馆藏包括周恩来在中学时代和五四运动期间使用过的文具、主编的报刊等文物。1998年,该馆撤销建制,整体



■ 腊月鼓(剪纸) 杨洪顺

里的每一次呼吸,都与城市的过去息息相关。

在规划阶段,设计团队还为每一栋老建筑建立了“建筑身份证”——这是一套工业遗产价值评估体系,记录了其年代、结构、材质与故事。这不仅技术性的档案,更是对历史的敬意。棉三的13栋厂房,就像一本翻开的城市史书:从上世纪20年代的红砖拱窗,到50年代的钢筋混凝土厂房,每一处风格都映照着时代变迁的痕迹。沿海河一带的立面经过再设计,保留工业的质感,却又融入绿色建筑理念。夜幕降临,灯光透过窗棂洒在河面上,新的城市景观在历史的骨架上生长。

从工厂到公园,棉三实现了蜕变,迎来了新生。2015年,棉三创意街区全面开放。昔日的纱厂变身“城市客厅”:咖啡的香气取代了棉纱的味道,展览、集市、音乐节让这里成为年轻人的聚集地。那座2000平方米的公共展示中心,全天候免费开放,成为市民周末遛娃、摄影打卡的热门场所。2020年,由于具备较好的保护与更新基础,棉三被正式认定为国家级工业遗产。

近几年,棉三的更新仍在继续。2023年启动老发电厂改造,在保留煤斗和标志性大烟囱的同时,引入当代美术馆、小剧场、和书店等机构,让这座曾经的工业建筑变成面向公众开放的艺术空间。2024年,棉三厂区旧址入选第九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名录,这段工业记忆由此获得更广泛的关注。

今天的棉三,不仅是一座创意园区,更是一段被重新激活的城市记忆。它让天津人重新感受工业时代的韵律,也让一座城市在更新中延续了文化的温度。从1921年到2026年,棉纺三厂已经度过百余年的岁月,它从机器轰鸣的工业现场,变成了人文气息浓郁的生活场景。当黄昏的光洒在老砖墙上,海河微风轻拂,旧时的纺车似乎又在缓缓转动。纱线牵起的,不只是棉三的故事,更是天津人共同的记忆与未来。

(张榕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高级规划师;刘洋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

叶作花



刘诚龙

见到小院里的红叶石楠,还是忍不住心头起恨:见上说林无此树,只教桃柳占年芳。

某次,那雪下得正紧,我闲来无事,信步至山头,梧桐叶落,茅草已枯,青青翠竹有些顶不住严寒了,渐显枯黄,猛然见一棵红叶石楠,伞盖低垂,

徽章上的天津文化(一)

难酬蹈海亦英雄

罗丹



并入新建立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馆址移交南开中学。该建筑后被开辟为校史馆暨周恩来中学时代纪念馆。每逢南开中学校园开放日,到此参观者络绎不绝。

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开放后,曾发行过不同版式的金属纪念章。图案多以周恩来头像为主,配以纪念馆建筑外观,且皆采用金色,显得庄重而和谐。纪念章上雕铸的纪念馆建筑主立面图案,虽然不可能像纸质纪念品印刷得那样线条细腻、色彩丰富,但对建筑基本形制及其中西合璧的特点却也呈现得十分明确。这座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外立面为传统青砖镶嵌红砖饰面。首层设矩形窗洞,二层设有连续罗马式半圆拱券窗。主入口突出形成巨大门厅,正中跨一座拱形大门。屋顶正中立断裂式山墙,中间立旗杆,山墙下方嵌有校名横匾。纪念章在表现这座建筑主立面时,构图简约却不失精

由天津市区北上蓟州,从很远就能望见一带青山。进了蓟州古城南关,背面的山峰看上去更有立体感。山唤做府君山,古称崆峒山,蓟州古城中轴线正对着此山。

主峰南侧不远,留有一片古寺庙的遗址,坝台、碑座、须弥座、石抱柱、石础等遗迹隐藏在茂密的草树之间。遗址面积不小,上下错落有四层坝阶,可以想见当年的规模。清代康熙年间《蓟州志》记载,这里不仅建有崔府君庙、关帝庙、文王殿,还建有广成子殿,祭祀黄帝问道的广成子。传说黄帝曾到崆峒山的山洞里向广成子求教修身治国的道理。

去年秋季的一天,我在遗址上发现了一块奇特的石头,平坦在草丛之中,颜色青白,上面凹凸不平,与此山特有的石头并无二致。仔细观察,它的底部与地面接触得严丝合缝,应该石头的下面是平的。于是,我用力掀开了这块石头,石面上竟然刻有文字。这是块单面勒石的残碑,这着实出乎我的意料。拂却泥土,仔细观看,最上面从左到右是两个完整的篆字“崆山”,显然是碑额的部分。碑额下方隔着一道云纹画线,可见三列竖写的草字,中间的一列三个字“翠微千古”清晰完整,右边的一列残字两个带山字旁。左边一列有完整“不”字,下面的残字带“龠”字旁。这几个字似曾相识,可又觉得遥不可及。

沉思片刻,我想起了清代康熙年间盘山诗僧智朴写的一首《登崆峒山》诗:“崆峒山踞鹤来稀,此日同君历翠微。千古何缘黄帝洞,九霄不削广成扉。高峰乱石星辰落,幽谷函风烟雾飞。飘渺不知尘世事,醉来袖得紫霞归。”石碑上的文字,与此诗句多有契合,又恰在崆峒山上,两相对照,可见此石正是刻有这首诗的诗碑之残留。碑额应为“登崆峒山”,下面残存的文字正与全诗文字内容相吻合,尤其是中间一列“翠微千古”四字,正是第二句和第三句的首尾二字,右边一列两个带山字旁的字应是首句“崆峒”二字,左边一列“不”字后边的“龠”字正是“钥”字繁体的半边。

原来,康熙年间的诗僧智朴与当时的蓟州知州张朝琮(字式玉)交往甚厚,多有文字交往和诗词唱和。康熙三十三年(1694),张朝琮从三河县令升任蓟州知州时,58岁的智朴编撰的《盘山志》刚刚完成。张朝琮不仅为《盘山志》作了序,还经常邀请智朴来州衙畅叙谈诗,并征求重新编写《蓟州志》的意见。后来,新编的《蓟州志》中许多内容来自智朴的《盘山志》,特别记载了康熙皇帝与智朴的诗词唱和,也记载了他本人与智朴的诗词交往。《蓟州志》刚刚印出,智朴就作诗祝贺:“古今称不朽,妙善在人传。渔阳全胜事,不是小因缘。”(《读“蓟州新志”有作简式玉》)还有一首诗道出了两人之间的友谊:“令节才逢九月初,题诗几遍五峰头。渔阳太守深知我,归到衙斋说胜游。”(《秋日陈子翔吴均亮周伟苍游盘山乞作此送之兼简式玉先生》)

智朴《登崆峒山》一诗中的“此日同君历翠微”中的君,指的是张朝琮,可见此诗为二人游历崆峒山之作。然而,这块残损的诗碑在方志中没有记载,何时损坏也是一个谜。

满庭芳

第五四二六期

无花实,叶至茂密,南北人多移以植庭宇间,阴翳可爱,不透日气。”我所见的,就是移植庭宇间的红叶石楠吧。

我在城乡乡下都见过红叶石楠,却没见过其开花。只见过她把新芽高高举,簇簇举,举满头顶,在头顶处,长出红如火的叶片来,那叶也就如花盛开。红叶石楠红叶甚多,不经剪裁,自成圆冠,圆冠之下,绿得浓浓密密,圆冠之上,红得星星点火,越是太阳照,红得越是鲜而艳,夺目而耀眼,排排团簇拥一起,把天把地都烧得红彤彤的。成片成块的红叶石楠,万绿丛中跳跃着万点火苗,衬得周围整块天地都是一层红晕,那景色壮丽惊人。

听说,红叶石楠也开花,开起花来有些臭。我心里只记着她没开花更胜花的模样。如开花还臭,那且记住她不开花的时候。

残碑见翠微

金学钧